

眉山新編十七史策要

四



十七史策要二十四本

十七史策要

前漢

四

四百二十四號

眉山新編前漢策要

前漢五

賈誼之大封梁淮陽疏

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子武為代王武為太
原王勝為梁王後入徙武為淮陽王武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
年梁王勝死子誼上疏曰

陛下即不定制武今之甚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心而不制
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也陛下所以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
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
淮陽之北大諸侯摩以萬里之著而適足以制大國耳不足以有
所禁禦若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制豈可謂不哉人
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以行釐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今王唯天
下安社稷固不耳其言曰天下之心皆為臣民者如唯毛而起
以為不可成請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以備八日諸王淮陽上東

前漢五

門之外事以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
南地遠者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吏
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其
逋逃而歸諸侯者不少矣其勢不可不為之慮計願舉淮南地
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其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
不可者可代代三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鄭以控著之河淮陽包陳
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
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拱終三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
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以自取數歲之後陛下自見之矣夫秦自夜
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亂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
六國之亂難以言智苟身止事有亂宿既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
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且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
造事故使人臣得異其愚忠唯陛下財幸文帝於是從誼計迺徙
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



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

賈誼諫封淮南王四子疏

文帝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

諫曰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王道天下。孰不知其皇。陛下幸而赦遷之。言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勝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發於使去。列手以衛仇人之匈。固為俱靡而已。淮南雖小。豈布魯用之矣。漢存特許。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使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子之眾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日。時疑有變。請斬。刺赴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為虎。置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公孫弘言治道疏

弘對策天子權為第一。召見。奏。豹。為。博。待。詔。金。馬。門。

弘上疏曰

陛下有先聖之德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公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害令。治薄。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曰。天下。暮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書奏。天子。公。冊。書。言。曰。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與。周。公。賢。弘。對。曰。愚。生。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身。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者。之。可。盡。持。槿。服。唯。人。之。從。臣。聞。標。曲。木。者。不。累。日。鉤。金。者。不。累。月。夫。人。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暮。年。而。變。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

王吉言得失疏

宣帝頗脩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

寵而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自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與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王。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有違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亦有禮義科。殆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效治者。不知所終。以意穿殺。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亡極。質樸自銷。恩愛廢薄。孔子曰。

前漢書

二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奉天心。為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歐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威。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今趨務。不合於道。言謹條奏。惟陛下財擇焉。吉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夫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壽妻送女。正節。身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詔使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誦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自便。是以貪財誅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又言舞湯不用三公。力。刑之。而嬰。自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學多驕。教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士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視天下以儉。古者工不

造瑯琊商不通修靡非二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其指如此上以其言迂闊不其寵異也吉遂謝病歸琅邪

丘衡言政治得失疏

元帝初即位衡為給事中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一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

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閱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之殆道之未得務也蓋保民有陳之以德禁之以好惡勸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緩之而安今天下俗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傲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一曠然大變其俗孔子

前漢書

曰能以禮讓為國乎向有朝廷者天下之植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眾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嗜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執故犯法者眾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益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盡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慈由此觀之治天下者當所上而口今之為薄枝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恭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

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深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浸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飢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宮殿建章宮衛罷朱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彫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入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脩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樞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勅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正失俗易民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復上疏

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又傳取儀及子定陶王受幸寵於皇后太子衡復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延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復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姤形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更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美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道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

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听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亡。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在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如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冠婚正其非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之道。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逾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章。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富親者疏。富貴者卑。則佞巧之毒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其端。禁於未然。人以私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一無爲而治。詩云。二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治矣。

臣衡勸經學疏

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后。勸經學。威儀一節曰。

陛下秉至孝。哀傷庶幾。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允允在茲。言成三喪。異曲慕意。氣未能平也。所以就入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匹醜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大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惑。情欲之感。無介乎交儀。冥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一氏興廢。未

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
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
駑，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
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
審六藝之旨，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齊，六水永
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
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百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
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研盥，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眾之儀
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奉錯動作，核導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
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尊則可親，親則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
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可慎厥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
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鄉飲西歸，故萬國
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
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勗，詳之節，使群下得望盛德，休
光以立其禎。天下幸甚。臣等謹言。

王嘉上特政疏

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丞相王嘉之疏曰：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故繼世立諸侯，
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少輔之，居是國也，累世
尊重，然後士民之眾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
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
尚坐事數，文帝感焉，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太守，匈奴
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之。張敞為京
兆尹，有罪當免，黯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免，使若覆獄，劾
敞，滅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刺
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
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
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

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迭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臯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曰二千石不為縱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會赦一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志過容忍巨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之宜可調略令盡力百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之大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蓋臣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身死臨事舍生乃天非所以明朝廷也蓋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等皆以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

前五

眉山新編前漢策要

前漢六

司馬相如諫獵疏

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搏熊豕馳逐蹙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育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與不及還較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步多之技不得用和木朽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羗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檠之亦又況乎涉豐草騁立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慮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嬉臣竊為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自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既固多濫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巨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

劉向諫山陵奢後疏

成帝營起且陵數年不成復還歸還陵制度泰奢高上疏諫曰巨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勗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桀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翁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改其於秦遂徙都關中衣周之德因素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効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河原思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

嗟乎。以北山石為棺。甲紵絮薪陳漆。六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階。使其中無可欲。雖無不停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无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涿陰。丘隴皆小。葬具甚微。舜葬穀林。一棺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湯葬於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一隴之歟。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无窮之計也。其賢臣。王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公。忠孝之三世。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言。屍骨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甕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无不之也。夫嬴悼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然何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百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壘。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其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雁。珍寶之藏。械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算。又多殺官人。生糞。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淫者咸見發掘。其後收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藏。釋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收豎之禍。且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

愈微。无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言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之。祿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節。宗廟之祭。臺園後嗣。拜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宗如此。而絕具。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尚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地培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怨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錢。饑饉故流離。以十萬數。巨甚。惜哉。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苛。以說愚夫。愚後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表。甚厚。聰明。既達。世且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二帝三王。而願與暴秦亂君。競爲本。易比方。亡隴說愚夫之目。違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士萬世之安。巨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莫知穆公。五陵。樵里。張釋之之風。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夫昭道。主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營。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書奏上。其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

翼卷上遷都疏

上因災異。延問。奉以得失。奉以爲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增廢。唐不以親疎迭毀。皆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亡累年之蓄。所餘來。不改其本。難以未正。迺上疏曰。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政躬首。聖人美之。竊聞漢業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絲役。其時夫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宣皇帝。廢鳳皇白虎。王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由臺漸臺。宜室宜室。承明。且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發而不爲。其積土蓋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治足。德流而嗣。如今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

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臯，右阻鼉池，前鄉嵩高，後介大河，建榮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為關而入教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陛下六已，一為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為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亡。臣奉誠難言，而改作故，願陛下遷都正本，秦制皆定，亡復。禮治官館不急之費，取可餘一年之畜。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身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及之，為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曰成周，公儀作詩，書以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毋若殷王紂，其詩則勢之去，表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今漢初取天一起於豐，而六征戈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宜費也。又所費士老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三於陛下八世之主矣。雖有成王之明，然亡

周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飢饉，加之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瀾瀾，日光侵奪，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善乎？一乎政臣願陛下因三代之法，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矣。故能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求世之祚，亦亦優乎。此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到後一三之明堂，宜有三三之飾。蓋然後六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以此也。陛下當神詳察萬世之策，書奏天子，異其意。於曰：問奉今國屬有七，云東徙，果何如？對曰：昔成王徙洛，盤庚遷都，其所以就天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臣奉愚，竊任其言，陛下裁赦。

息夫躬歷詆公卿疏

躬既親幸，數進見言事，論議士所避，上疏歷詆公卿大臣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御史大夫賈延壽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諛不曉政事。諸曹

以下僕慙不足數率有疆弩圍城長戟指關陛下誰與備之如使
狂夫嘯譟於東崖西奴的馬於渭水邊竟雷動四野風起京師雖
有武彘鏖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
重迹而相至小夫懷臣之徒憤恥不知所為其有大馬之決者仰
藥而伏刃雖加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

蕭望之雅意本朝疏

是時選博士諫大夫建政事治郡國守相以我至之為原大
守望之雅意在本朝內不自得乃上疏曰

陛下哀愍百姓悉德化之不死悉也諫臣以補郡吏所謂憂食未
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
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或為內臣與參政事諸
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士有願遺若此不忠成康之道其庶
幾乎及郡不治宜足為武書聞徵入守少府

薛宣言刺史書察疏

宣以論賢文法補御史中丞是時成帝初即位宣為中丞執法
嚴中丞察郡刺史上疏曰

陛下至德三區哀閔元元躬有日食之變而亡侯之弊允執聖
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且下未稱而聖化獨有
不洽者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然在郡
刺史或不循守修職各以其意多與郡縣爭至開私門聽讒
依以求吏民竭失謹呵及細微責善不量矣郡縣相迫促亦內相
刻流至吏患是故鄉黨顯於嘉賓之權九法之親親一且飲食
周急之厚彌衰送佳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陽陰否南和
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曰民之失德無彘之怒鄙語曰苛政不
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重計宜明中使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
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言上嘉納之

張敞請自治潯陽疏

張敞為山陽太守日勃盜賊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請自治之曰

臣聞忠孝之道。居家則盡心於親。進官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目。况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必力精於政事。豐登不。言。晝夜。群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以。鳴。郡。之。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對。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謀。諸。事。亦。略。如。此。臣。故。愚。為。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洗。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五。方。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及。百。十。萬。囚。徒。破。市。朝。劫。列。侯。更。失。細。細。姦。執。不。禁。自。啟。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願。盡。力。推。挫。其。暴。虐。其。孤。弱。事。即。有。葉。所。至。郡。縣。美。其。所。由。發。及。所。以。興。之。謀。書。奏。天。子。當。歆。拜。膠。東。相。

寬中百馬才以博士授太子書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遷光祿大夫領尚書事其尊言會與平公永上疏曰

且聞聖王尊節愛賢高士有節生則致其爵祿死則異其禮謚晉同公薨成三季以褒禮而當天心公叔文子卒衛侯加以美謚若為後法折書大三世失色右扶風翁歸德茂天年孝宣皇而怒冊厚賜贊命之巨靡不敷揚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偃之文學履然總五經之妙論立師傳之顯位入則鄉唐虞之閑道王法納乎聖聽出則參家宰之重職功列赫立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散賜九族田畝不共德配周召忠合羔羊未得登司徒有家庭卒然早終尤可惜者臣愚以為宜加其葬禮賜之令謚以尊尊師褒賢顯功之德上第鄭寬中百馬

司馬相如封禪書

相如病其天子使所忠往悉取其書會相如死得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天子異之其辭曰

伊上古之初肇自顛穹生民庶幾列辟以迄乎秦率迹者踵武聽
逝者風聲紛輪威勢埋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繼昭夏崇號謚
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並失而能存軒轅之前
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
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其以談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禹稷
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受周邛隆大行越成而
后陵遲衰微千載之書豈不善始善終哉然元異端慎所由於前
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道也遠應應漢易豐也憲定著明
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繼保而崇冠乎二后揆厥

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唐登太
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清惠泉湯濟受美芳饒四塞雲布
霧散上暢九垓下沂八埏懷生之類沾澤無不稱頌氣橫流武節焱
逝爾陞游原迥闊泳末首惡鬱沒暗昧昭晰昆蟲靈犀回首面內
然后固騶虞之珍羣傲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南穡獲餘共
抵之歟獲周餘放龜于岐招翠黃象龍於沼鬼神接靈囿質於聞
館奇物譎詭傲儻窮亦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
周躍魚負抗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為符也必登入介丘不亦應乎進
接之道何其爽與於是大司馬造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譴諸
夏樂貢百蠻執轡德牟往初功无與二休烈液洽符瑞泉亦二期應
紹至不特創見意者大山梁父設壇場望幸善號以况榮上帝垂
恩儲祉將以慶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擊三神之歡欽王道之儀
羣臣愿焉或謂且天為質圖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
靡記而梁甫周幾也亦各並時而祭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疑

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夫脩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也。故聖王弗替而脩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岳，以章至尊，舒成德發號榮，受厚福以得黎民，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后因雜繒紳先生之略，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被飾厥文，作春秋一軌，將龍馮六為七，摠之正窮，俾万世得激清源，揚激波，蜚英卉，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緝首者，用此。臣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前哉！朕其試哉！遂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唐行瑞之善，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遊衣洽洽，海河三不有，嘉慶六穗，我穡曷苦，聖唯雨之，又潤澤之，匪唯偏我，泥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之，名山躋位，望君之來，君方君方，笑不逼哉，股肱之歡，樂我君圖，白質黑章，真儀可喜，取取稷稷，君子之業，善圖其美，今視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爾成祥，震氏以興，濯濯之麟，游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玄耀，煥炳輝煌，止陽顯身，竟雷黎黎，於傳載之，云受命所垂，厥之有章，不必諱諱，依類託寓，論以封禪，披茲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咨聖王之業，兢兢異異，故曰於興必慮，義安必思，危是以身，至憂繫，不失肅穆，在假典，願省厥遺，此之謂也。相如既卒，五感上，始於后土，八年而遂禮中岳，封于大山，至梁甫，禪肅然。

東方朔諫起上林苑書

上使吾王壽王，文籍籍阿城以南，整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豐且，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西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去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壽王奉策上，大說，謫善時，胡在傍進諫曰：

臣聞謙遜靜懿，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大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

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蓋屋郭杜乎。奢修越制天為之
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
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南維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
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
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錫。鐵。寶。檀。楸。異。類。之。物。不。可。勝。
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足。也。又有杭稻。梁粟。桑麻。竹箭。之饒。
土。石。薑。芋。水。多。蠶。桑。身。百。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曲。鎬。之
間。號。為。土。膏。其。費。敵。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
膏。腴。之。地。上。之。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功。就。事。積。耗。五
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麋。鹿。者。多。之。兕。大。虎
狼。之。虞。又。壞。人。家。墓。毀。人。室。廬。分。初。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
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一。道。而。困。之。駟。馳。東。西。車。駕。南。北。又有深
溝。大。渠。夫。一。日。之。凍。不。足。以。危。無。隄。之。實。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
園。之。六。不。如。是。時。非。所。以。福。國。富。人。也。夫。設。作。九。市。之。宮。而。諸。侯

路溫舒勸尚德緩刑書

元鳳中。廷尉解光請罪。奏曹掾。元廷。御史。會宣帝初即位。溫舒
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也。
世。趙。王。不。察。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大。宗。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
開。聖。人。也。故。桓。文。共。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
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受。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
通。關。梁。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
於。海。內。是。以。國。富。空。虛。天。下。大。立。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
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無。帝。即。世。而。無。嗣。六。臣。是。戚。焦。心。合
謀。皆。以。昌。邑。尊。親。權。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濟。亂。其。心。遂。以。自。亡。深

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使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滌矣。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尚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威服先王。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說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劓劓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言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殘。以刻為明。深者獲名。平者多後患。故誹謗之吏。自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慮以萬數。此仁聖之所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誣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解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相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或雖各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蔽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二極。喻為一切。不顧恩惠。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欺。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惡。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於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數蕪。疾川澤納汙。璋瑜匿。臣聞君舍詭。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圖。可與於世。永履和樂。與天六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

貢禹言政事奏

元帝初即位。徵為諫大夫。數虛已。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

國多困禹奏言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六匹。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園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能一而稅六。已賦斂。餘成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官員。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漢高祖孝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殿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綳履革器。玉珮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益甚。臣亦相放效。衣服履綉刀劍。亂於主上。主上臨朝入殿。衆人不能別異。其非其宜。然非自知奢侈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備矣。今大夫借諸侯。諸侯借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敝。禮廢。禮廢。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且少。故古以自勵。禮謂曰君子。祭則禮樂。乃今宮室已定。二可奈何矣。其然。盡可減損。改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等。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而廣置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厥馬。馬。要。將。方。臣

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畫金銀。非當所以賜食。且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為大豬食。人至相食。而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錢財物。為魚鱉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聖帝。聖德。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皆虛地。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是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後。有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公去二十。產多。少。有命。宮室。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余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二十者。宜采。遺。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

憐也。廐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圃。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飢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之。毋二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呂尚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天子納善其中。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為光祿大夫。

貢禹言風俗書

孝文皇帝時。貴廉節。賤貪。貪者。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可欺。善白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好儉。四百興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關地廣。幾數千里。自是功大。威行遠。從者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吏。使犯法者。贖罪。入。赦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郭國。恐。伏。刑。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石。職。若。不。與。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為。美。位。故。亡。義。而。有。壽。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諂。諛。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屍鉗者。猶復操臂為政。於世。雖大。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富。而。致。富。者。為。權。榮。越。意。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兄。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謀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致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選。聖。不。以。實。身。又。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垂。亡。力。亡。善。之。功。賤。真。人。進。真。賢。文。主。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沉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

治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險。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為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大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調佞。赦出園陵之吏。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僞尊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自察天下幸甚。

劉向論成帝興禮樂書

成帝時。張爲郡於水濱。得古器十六枚。議者以爲吉祥。劉向因是說上。

宜興禮。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咸擇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臯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刑則刑。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爲其姐豆筮豆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爲。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六不備。或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亟也。且教化所恃以爲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察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詩。道不順之子孫。至於陷大陸。受刑罰者不絕。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微天漸清。惡俗貪。難查險。誠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欲以刑罰。終已不改。故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初叔孫通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爲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

是錯乞教太子術書

錯穎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張敖生所為人峭直刻深孝文時為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書言

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國則君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和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思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三綱為重太子急於此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不以知事為重而重術數以爲不務也上世之君不兼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日者豈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聞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爲功臣竊觀秦太子胡亥高才敏射及教過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爲心也獨願陛下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則時世太子聰明於前唯陛下裁奪上書之於是拜錯爲太子舍人以其辭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是時匈奴圍邊上發兵以御之

是時匈奴圍邊上發兵以御之錯上言六事曰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之敗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入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無首領其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衰傷王有勝意幸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臣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較其衆殺一王殺其衆而法曰大者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劑無必勝之民諺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入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日得地形二日平服習三日器用利兵法曰文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

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中，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雀葦竹蕭草木蒙龍支葉茂接，此矛鉞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果，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相失，此一言萬卒之過也。百不當一。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跣同。言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六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營兵之過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之誼也。心不可用，以其將之誼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之誼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之誼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易難異備。夫卑身以事遠，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

且馳且射，中國之馬弗與也。風雨惡，中國之馬弗與也。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匈奴之長技也。亂世動營，長技也。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甲利刃長，短相雜，遊營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六弗能當也。射官驕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箭不驚弗能害也。下馬地闊，匈奴之長技也。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起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欲其凶器戰，危事也。以人為小，以疆為弱，在侯印之間耳。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詔募義，崇臺志，屬文歸諸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騎之馬，與匈奴同。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知其習俗，私蓄其心者，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無之兩軍相為表裏。多角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

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文帝嘉之乃賜錯黃金百斤
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
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
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晁錯言當世急務

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二事曰

臣聞宗師之攻胡貉。築塞河。南攻揚粵。書成平焉。其起兵而攻
胡貉者。非以備邊地而救民之患也。真矣。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
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數。戰則為人害也。則卒積死。夫胡貉
之地。積陰之度也。木皮三十。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
獸羣。其性。寒。陽。其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
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成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
如。往。棄。市。因。以。適。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以。其。資。質。景。後。以。
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令。毋。父。毋。嘗。有。市。籍。者。後。入。關。取。其。左。發。
之不順行。踞然。有。畔。首。之心。凡。民。守。戍。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
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國。富。家。
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
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
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
威。劫。而。行。之。之。故。也。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
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
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
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也。今。使。胡。人。
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
之。平。卒。少。則。入。陞。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
則。不。足。多。發。遠。縣。絕。望。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嚴。之。則。
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以。貧。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遠。近。
吏。發。卒。以。治。塞。其。大。惠。也。然。人。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

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塔。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迺募旱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旱及成。奴婢欲以拜辭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子及貧。夏粟。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大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飢。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成。平不習地。勤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地。成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成之事。益省。勦將之賞。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言之從。遠方以實。黃蓋也。相其陰陽之和。昏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城。築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繇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侯。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首地形。悉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報者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雖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

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旬。故不與和親。巨竊意其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必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言亡讎。唯陛下時察。

徐樂言世務書

樂無終。元光元年。主父偃。嚴子真。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三公。受在。相見之晚也。皆拜為郎中。樂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所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疆土之勢。身非三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困之。言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言也。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尊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赫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竟。久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劫。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劫。雖有疆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吳楚是也。況群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皆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進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射鹿。引游燕之圍。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惟懼之私。非優朱儒之笑。不之於前。而天下無宿。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雖然。巨竊以陛下天德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湯文不難侔。而成康之俗。

未必不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天下而服四夷，飾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背於攝政，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國主不成，其勳足以成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嚴安言世務書

安臨蒞人也。以故丞相文士書曰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所以去救也。當時則用過，則今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嘗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言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欽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贖。民離本而激末矣。未不可徒得，故縉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燕軌受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生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偽偽矣。塵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眾。

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絕。盜賊絕，則刑罰以刑罰，以刑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夫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絕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有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凌弱，眾寡常異，由常篡奪，六卿分立，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運國務，以強國，修中，合從連衡，馳車數數，不胃生蠶蠅，民無所告，胡不云云。三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鐘，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生，知信素緩刑罰，傳賢氣。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黨而下，依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知法，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諷諛者慶，曰聞其美，意廣心遠，欲惑海內，使家恬將。

兵以攻彊胡。辟地進境。成於北河。飛芻執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特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之絕。越人擊之。秦之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以胡。南柱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呂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秦執事。周而後發。廣舉武。窮山通谷。豪傑起。不可勝數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聲而應。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舉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匈奴夷朝夜。降羌。楚略葭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聖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之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筮削控。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東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一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太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之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貧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後以安為弱。馬令。

眉山新編前漢策要

前漢力

王恢韓安國和親征伐議

武帝即位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大行王恢燕人數為邊吏言胡事

漢與匈奴和親率下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則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我馬足懷為獸心遷徙鳥巢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衆不足為彊自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敵勢必危殆臣故以為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鴈野邑豪霸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龍庭擊必破之道也上迺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媢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懼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什之時北有疆胡之

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其幼種樹以持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為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也以其不地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御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其不以已私忿傷天下之功故迺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鎗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為效矣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龍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祖身被堅執銳蒙霧露以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主卒傷死中國輶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

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
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王朔服色非威不能制疆弗能服
也以為遠方絕地不收之民不足領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
兵逐獸隨首居處無常得而制之使遠遯發料織以支胡
之常事其執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快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
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且之變攻取西
戎辟地千里并國四十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
千里以河為竟更石為城樹榆為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邊燧
然後敢牧馬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
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疆弩射日潰之癰也必
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
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合以待其勞故接
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後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
之衰不能起毛羽彊言之去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
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敵難以為功徒行則迫脅衝行則
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遠人獲也
意者有它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
臣故曰勿擊便快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
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
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臬騎壯士陰伏而趨以
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
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校議

董仲舒和親議

漢與匈奴和親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仲舒親見四
世之事猶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

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始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
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改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皆其愛
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

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身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

侯應罷邊塞議

元帝時呼韓邪單于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雁曰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亦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年奪此地攘之於幕北連塞徼起立障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世本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邊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歲卒不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

匈奴收得黃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因則平順疆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一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眾不犯約哉二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覦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教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舍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道不絕今罷垂塞則生嫖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日亡出徙其親屬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柰候望急向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君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壘障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樂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巨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歲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亡憂障塞破壞亭燧滅絕

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能成平省侯望于
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隳夷狄
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廣制百蠻之長策也對
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

蕭望之上滅匈奴對

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
滅之詔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

春秋晉士臼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
為恩足以服孝子證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
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承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
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勞而無功
宜遣使者吊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
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
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

蕭望之責霸爭單于朝品位分議

匈奴呼韓邪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
聖王之制禮德先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元詣夏而後夷狄詩曰率
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
四表匈奴單于慕風慕化奉珍朝賀自古未有也其禮儀宜如
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行以
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古國讓而不臣此則羈
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
如後嗣平有鳥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信讓行乎蠻貊禮祚
流于王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
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土蕃朝止謂朕之不逮德不能
引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謂稱臣而不名

谷永拉欽受命使降議

河平元年單于遣右皐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詔罷遣

使者至蒲反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後
者以聞下公御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
議郎杜欽以為

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
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
于聘貢之賞而更受其通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
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
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
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畔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
而直責此則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
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諛之謀懷將親之心便對秦天子從之禮
中郎將王舜從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
位如故不肯令身漢使

嚴尤議伐匈奴辭

王莽時議欲發兵三十萬眾廣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
匈奴內之于丁令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曰
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
周秦漢征之然皆未肯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
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
狄之侵鮮猶民無疆之蠶國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
選將練兵約屬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軛報之兵連禍
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正是為下策秦始
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
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
比年飢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眾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
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盡師
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
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

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從事揆之
軍山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
地秋冬甚寒春夏甚暑多瘡黼黻新炭重不可勝食補飲水以歷
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使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執力不
能四難也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執不能及
幸而逢虜又累韜重如過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
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巨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
者令臣尤等深入運糧直以劄文胡虜奉不聽

主父偃諫伐匈奴書

偃齊臨淄人學長短縱橫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之言元光元
年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
伐匈奴曰

臣聞明主不患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
策而功流萬世今日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

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志戰必危天下既平
天子大情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怒者
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豈人之君怒必伏尸流血故
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
之威蠶食天下并在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
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
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
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
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
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
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
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禽輓粟起於黃腫琅邪負海
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
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

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合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威德攻匈奴，百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聚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歐所以為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習。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復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立父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存亡在所。用願陛下勦計之，而加察焉。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西拜優樂安皆為郎中。

魏相諫擊匈奴書

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古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

臣聞之，救亂誅暴，義兵之義。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立。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入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貪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大羊之裘，食草菜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愁苦之言，因以此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害本。三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上綏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

報織介之忿於遠夷。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錄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而止。

廿延壽陳湯誅郅支告上疏

郅支單于殺漢使者。西奔康居。臣壽湯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伐已校尉。屯更士。往誅之。上疏曰。

臣聞天下之大。戎當混為一。昔有唐虞。今有疆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為疆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自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臺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事一有司。丞相。日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為郅支及名王首。更縣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為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威前漢九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通徒之。有詔。將軍議是。

眉山新編前漢策要

前漢十

淮南王諫伐閩越書

閩越與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
 多其義大為發兵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遠近咸歸淮越效哀窮寡孤獨養者老振
 賈之盛德上隆和澤下洽所至無不附遠者懷德天下輯然人安其
 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
 重之越方外之地賫駭丈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
 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
 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為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
 侯衛賓服不美要服不美荒服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
 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其地也
 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關便於

前漢十

用舟地深昧而多水故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
 當其一得其地不可勝計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
 要塞相去不過一數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
 若易行之其難天下無不虞之重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
 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之名為藩臣負酎之奉
 不輸大內一巫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
 以中國而勞亦出夷也且越人愚騷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
 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
 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得賣其妻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
 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
 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輜而踰領地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
 深林叢水道上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泄霍亂
 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眾矣前時南海王反陛
 下先臣使將軍間忘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虜後復反會天暑

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擢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號
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重骸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自長老
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
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
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日月之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
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天心方內無狗吠之聲而使
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活清一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豈
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宜多以越為人眾兵
彊能難邊城往南全國之特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
高山人迹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
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
餘界中積食糧迺入伐治船邊城守候謹越人有入伐材
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縣力薄材不能陸
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
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田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迺足輓車
奉饗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瘴病暴露水居蝮蛇蠱生疾疢
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
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厲
陛下若欲來內越之中國使臣臨存地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
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
王侯以為畜越此必委首為藩臣世共負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
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一卒一戰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
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虐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
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經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之絕
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絳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
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去逃者必眾隨而誅之不可勝盡
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數道
道越人逃入深山林藪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又士卒

勞倦越出擊之素兵大破。西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散。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聖教之生。燕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蠻夷。高宗。天子也。以威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古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抗也。如使越人蒙徵幸。以逆執事之顏行。斯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數為囿。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眾。足以奉千官之出。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輔依焉。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于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之不可動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而煩公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鄙。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憂身之死。而不與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

嚴助諭意淮南辭

是時漢兵逐出。踰嶺。適會。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王嘉淮南之意。美將破之功。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王頓首謝遣。太子隨助入。待助。又諭淮南曰。

皇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王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夜寐。明不能燭。重以不德。是以此丘凶苗害眾。夫以耿耿之身。託于王侯之上。內有飢寒之民。南夷相攘。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明太平以弼朕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宿服。藹然甚慙。嘉王之意。雖有所終。使中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意曰。今者大王以發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巨

助告王其事王居遠事薄遽不與王同其計朝有闕政遺王之憂。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有天下宗操殺生之柄以制海內之命危者安亂者印治今越閩三狼戾不仁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為甚多不義又數舉兵侵陵百越并兼鄰國以為吳疆陰蓄奇策入燔吳陽橫船欲招會稽之眾以攻句踐之迹今昔邊又言閩王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為萬民憂危必速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其毋敢相并有司察其以虎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或於逆順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策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威武揚聲鄉屯曾未會天誘其衷聞王命輒遣使者罷屯母後農時南越三其嘉被惠澤家休德願董心易一身從使者入謝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故遣太子嬰齊入侍病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以報威德聞王以八月舉兵於治南之率罷罷三王之眾相與攻之因其弱弟餘善以成其謀云今國空虛遣使告之符節請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三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故使臣助來諭王意於是王謝曰雖湯伐桀文王伐紂誠不過此臣安兵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安以所不聞誠不淺厚幸

趙充國陳兵利害書

宣帝時為後將軍先零諸為反充國議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議者咸以為先零丘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收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上乃以書敕讓充國充國既得讓以為所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开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开以解其怨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

威德至計亡已故遣开募雞庫宣天子至德里开之屬皆聞知明
詔今先零羌揚王將騎四千及煎仇華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
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罕有罪誅之辜起言難就兩善
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
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為燬煌遠寇宜飭兵馬紳戰士以須其至
坐得致敵之術以逆擊勞敵勝之道也今恐二部兵少不足以守
而發之行攻時致責之術而從為庸所及之道宜思以為不便先
零羌勇發為首難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
至而罕开背之也臣以為其計宜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
先擊罕开年零必助之今當馬肥糧食方饒擊之必不能傷害適
使先零得種德於罕羌國實約合其意當更文與罕金精兵二萬餘
人道皆歸罕種附若者種家莫不願不輕得離也如是勇兵遠
多許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
蒙天子厚由父子具為願列臣位至二卿將為列侯大馬之齒十

十六為明詔... 趙充國... 田... 也於... 而罕... 其利... 趙充國... 田...

充國擊破... 老田以待... 出兵充國不... 臣聞兵者... 臣所將吏士... 百九十三... 又恐心... 册且羌... 臨手東...

臣聞兵者所以明... 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 百九十三斛... 又恐心夷卒有不... 册且羌... 臨手東至... 羌... 未... 二千... 以上...

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萬餘枚皆在水次願
罷騎之六留此刑應莫及准賜汝帝步吏更私從書凡萬二百
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
害處水解曹下進鄉三溪漢渠遠西首橋七十所今可至
鮮水左右田事出財人二十萬至五月草生發郡騎八屬國胡騎
仇健各千卒馬廿二就草為田一變六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
大費今大司農前轉款至者凡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趣及器用
薄唯陛下裁許一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六萬人仰田即
如將軍之計。

賈路之四擊朱匡

初武帝征南越立儋耳珠崖郡皆在南方海之洲居其民暴惡
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一反漢輒發兵擊定之
初元元年諸縣更叛連三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拾二建議
以為不言擊上使使中郎馬都尉等言曰侯王高諸語指之曰

珠崖大為毒惡以天合可辟道節而云不也自擊長寧美之亂虧先
帝功德經歲以之謂之謂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策無是謂之謂之謂之謂之謂之謂之謂之謂之謂之謂之謂之謂之
不優故孔子稱子曰大哉韶曰盡善也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
數千里西波流沙東瀕于海南擊擊之工四近欲與聲教則治
之不欲變者不疆治也又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王勢周之大仁也然也然也然也然也然也然也然也然也然也然也
不過胡方是以頃擊也作視觀之極時也其生也漢氏重九譯而
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乎其也南征不還一解極其難孔子定
其文以至乎秦與兵遠攻負外虛內務欲其地不慮其害然地南
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離禍及二世之末長城之歌
至今不絕賴聖漢初興為百遊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度中
國未安優武備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
獻千里馬者詔曰靈旗在前屬軍在後吉行日五百里師行二十

後書未絕
史止不絕

漢書上卷兵馬 以據服之
十七史上下

漢書老母
史上夫

聖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選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
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
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威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諂臣杜口。
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大倉
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西探平城之事。錄
冒頓以來。數為邊害。厲兵馬。因富民。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
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徂匈奴。收為邊。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
則天下斷信。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
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鬻傷於後。女子
乘亭鄣。孤兒號於道。天寡婦。飲泣吞聲。設虛祭。想鬼乎萬里
之外。淮南王盜竊。陰謀。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
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
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實。親父母
莫樂。夫婦至。或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
下不忍悄悄之念。欲驅士與糧之入海之中。使心離。宜至之。非所
以救助飢饉。德三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讎。言聖人起則
後服。中國蕩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然。之矣。何況迺復其
南方萬里之蠻乎。駘越之人。父子同川。而俗相習。以鼻飲。與禽獸
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之。顯顯獨居。天海之山。霧露氣濕。多毒草蟲
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及非獨珠崖。有珠。座。瑇瑁也。象
之不足惜。不擊。不掠。其兵。譬猶。豈。何足。念也。巨。竊。以往者。完
軍。言。之。暴。詔。曾。未。一。年。兵。出。不。踰。一。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
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實。尚。加。此。況。於。勞。師。遠。攻。
士。母。中。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使。巨。愚。以。為。非。冠
帶。之。國。為。貢。所。及。春。秋。所。給。皆。可。且。無。以。為。懸。遂。棄。珠。崖。專。用。血
關。東。為。憂。對。奏。上。以。問。承。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富擊。承
相于定國以為前日與兵擊之連年。護雷都尉校尉及丞。凡。下。一
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賞。用。三。萬。萬。餘。尚。未。能

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迺從之

馮奉世討叛者議

永光二年秋隴西羌五姐旁種反詔大目入議是時歲比不登四方飢饉朝廷方以為憂而遭羌亦漢以具對者表世曰羌虜近在境內背畔不以時誅士以威制遠塞巨願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

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罷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於折傷每三發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三萬人法當信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遠逐相御史而將軍皆以為民力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之且足奉世曰不然天下被飢饉士馬蕭條守戰之備廢不簡更欲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中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目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捷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得有詔益二千人果為羌虜所破天子乃大為發兵六萬餘人然後羌虜破散制文進士出塞



